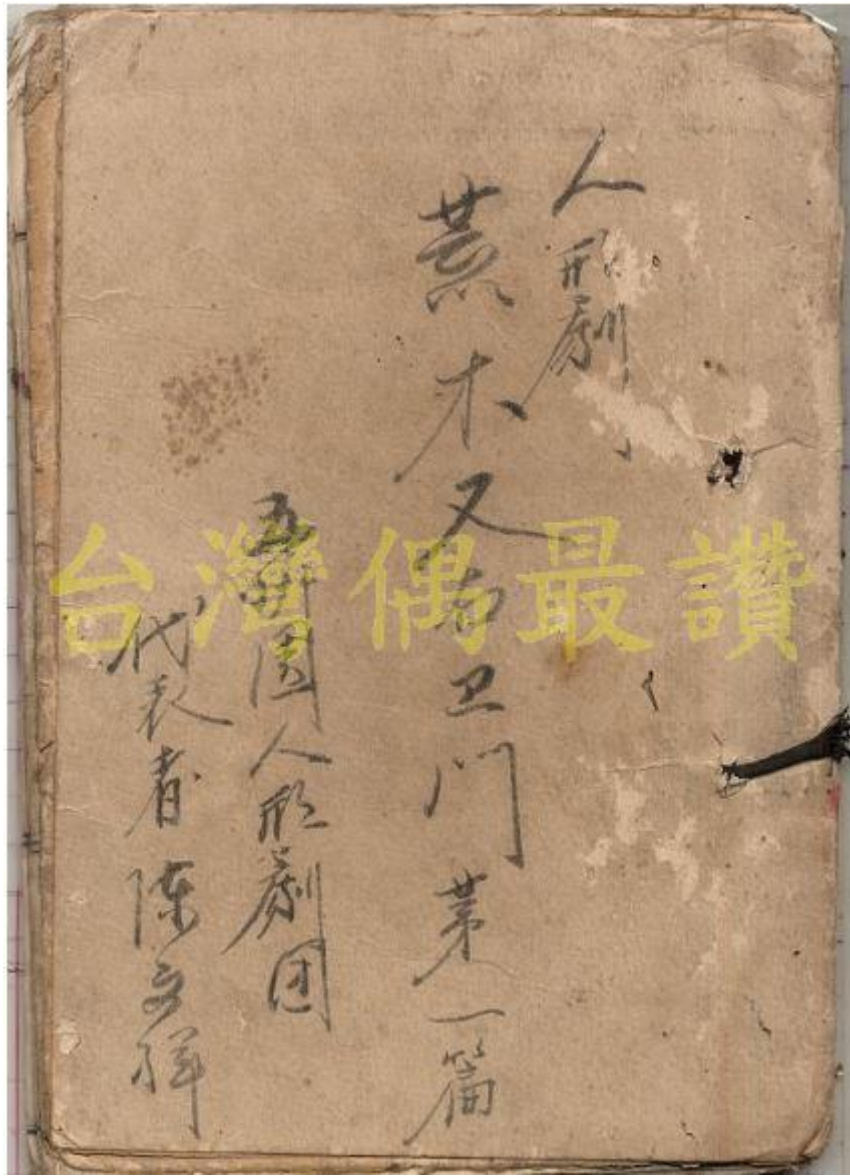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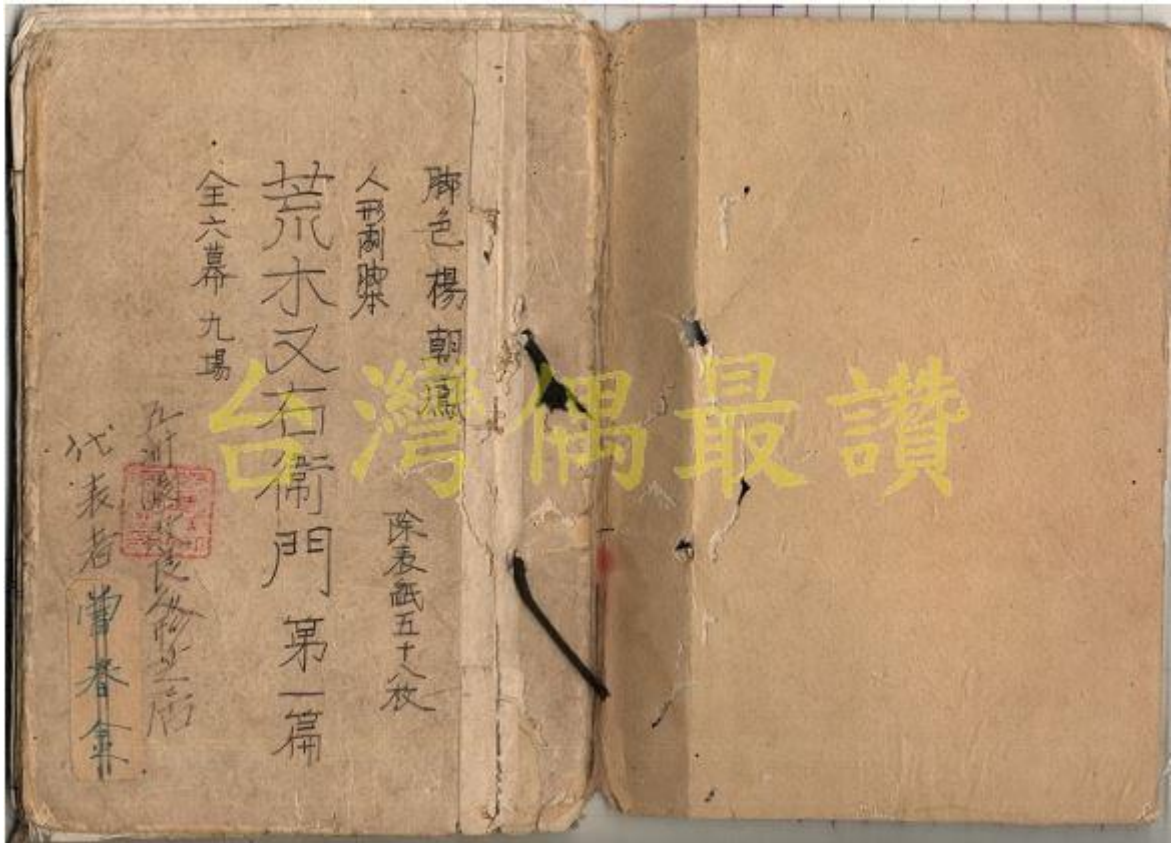


荒木又右衛門 (第一篇)封面，由陳文祥代表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(第一篇)封面，劇本代表人：陳文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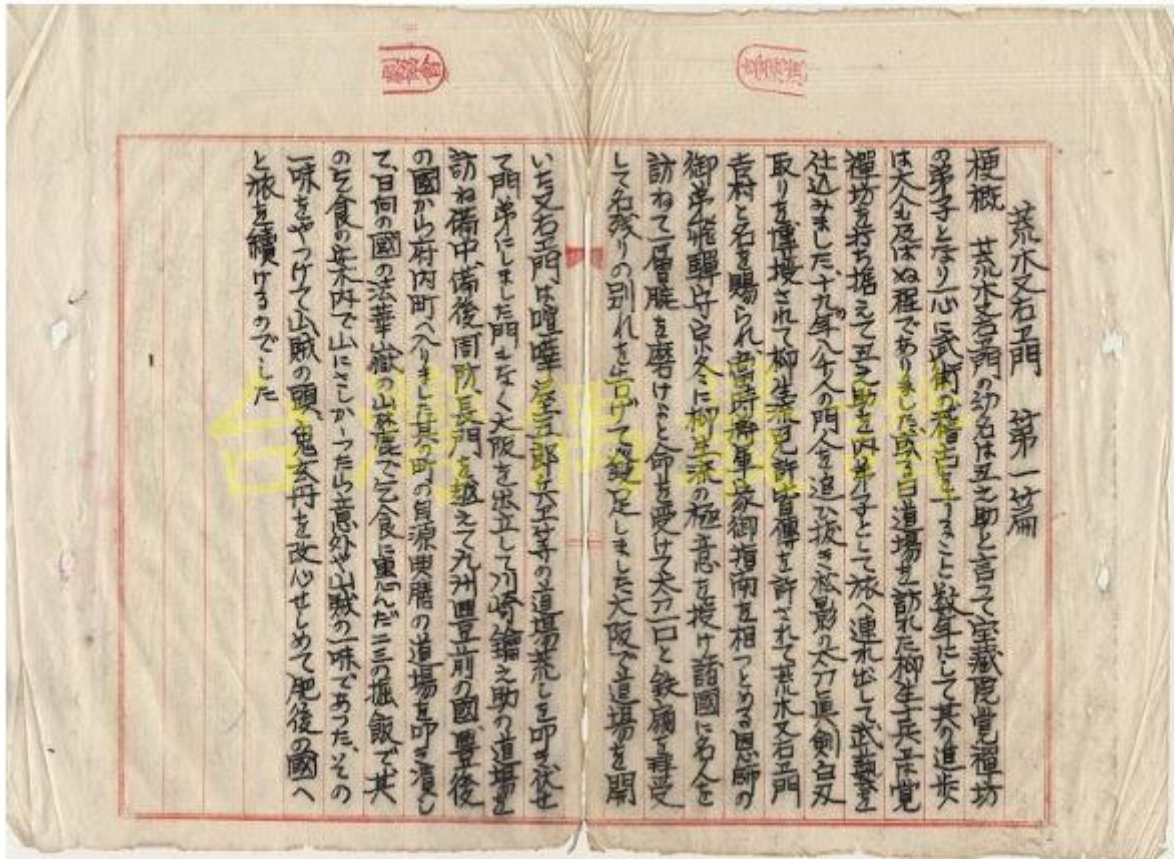
本頁敘述荒木又右衛門第一篇劇本申報資料，腳色由楊朝鳳編寫，本劇本全六幕九場，封面除外共 58 頁。

荒木又右衛門 (第一篇), 檢閱證。



本頁蓋有台灣總督府的檢閱濟章(即許可證)第壹五二號，有效期限自昭和 18 年 3 月 1 日至昭和 21 年 2 月 28 日。另標註本劇本封面除外共 58 頁。

荒木又右衛門 (第一篇)，劇本概要。



本頁為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篇概要：

荒木又右衛門，幼名丑之助。寶藏院覺禪老和尚的弟子，醉心於武藝的精進。數年後，其造詣連大人也猶未可及。

某日，柳生十兵衛造訪寶藏院，大敗覺禪老和尚，並將丑之助納為弟子，帶他四處閱歷以磨練其武藝。

十九歲時，丑之助的實力已勝過八千門人。於是，柳生十兵衛將畢身的絕學「松影形太刀」、「真劍白刃奪」傳授給丑之助，並賜名「荒木又右衛門吉村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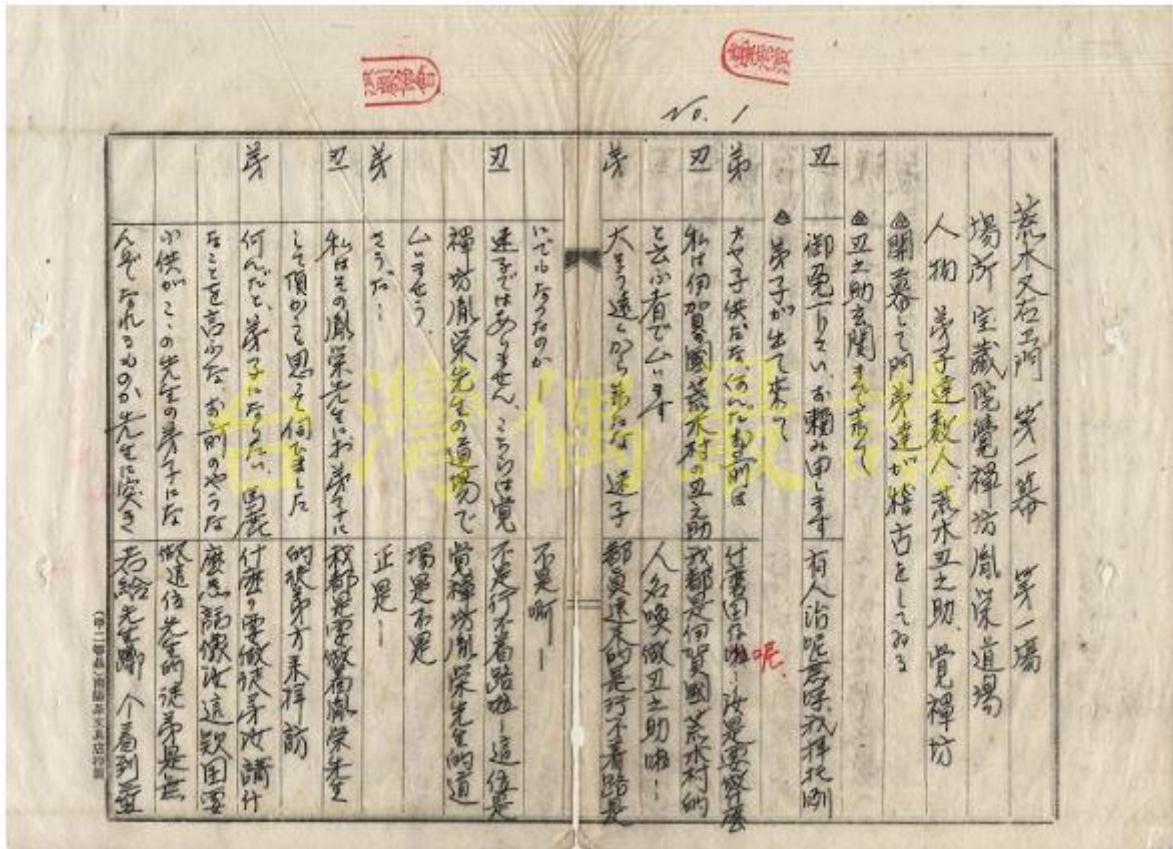
柳生十兵衛之弟飛驒守(註一)宗冬，人在將軍府指導武術。而因柳生十兵衛有要事在身，無法前往親自教導其弟。遂冀望又右衛門將這兩套柳生流的武功傳授其弟，並且順便拜訪諸國名人以鍛鍊武藝。又右衛門領受了柳生十兵衛所贈的「太刀一口」與「鐵扇」後，拜別師父，踏上了修業的旅程。

某日，又右衛門在大阪開了問道館，制服了喧嘩屋(註二)五郎兵衛等胡作非為之人，並收為弟子。不久後，又右衛門離開了大阪，探訪了川崎鑰之助的道館。

接著他越過了備中、備後、周防、長門等國，經過了九州的豐前，來到了豐後國的城內，大敗自源典膳的道館。之後，在日向國的法華山下，施捨了些飯食給乞丐。不料在乞丐的帶領下，在山裡意外地遇到一幫山賊。

他一一擊潰山賊們，並教化山賊頭目鬼玄丹，使他徹底地洗心革面。而後又右衛門前往肥後國，重返修業之旅。

備註：註一：「守」為官名。註二：「喧嘩屋」日文為愛爭吵尋事的人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一場

地點：寶藏院覺禪坊胤榮道館

人物：弟子數名、荒木丑之助、覺禪老和尚

開場：弟子們正在練武。

▲ 丑之助走到大門。

丑：請問有人在嗎？我有事想要拜託。

▲ 弟子走出來。

弟：哎啊！只是個小孩嘛！你有什麼事嗎？

丑：我從伊賀國荒木村來的。我叫做丑之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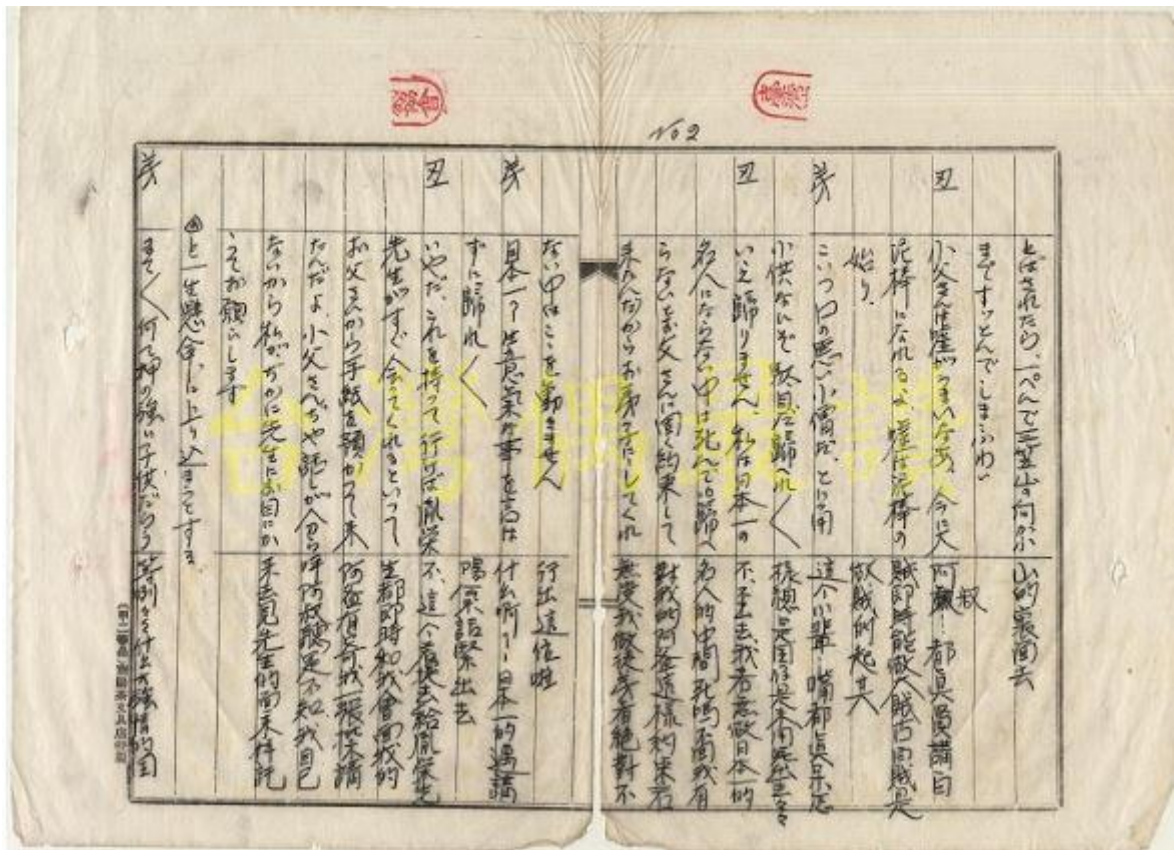
弟：還真是遠啊！是不是迷路了呢？

丑：不是迷路啦！請問這裡是覺禪坊胤榮師父的道館嗎？

弟：是啊！

丑：我想成為胤榮師父的徒弟，所以才來拜訪。

弟：什麼！想做師父的徒弟！別說什麼傻話了！像你這樣一個小孩，師父輕輕一撞就飛到三笠山上去了，師父怎麼可能收你當徒弟呢！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一場(續)：

丑：大叔，你還真愛騙人。你知道盜賊都是從說謊開始的嗎？

弟(註一)：小鬼嘴還真利。反正小孩就是不收啦！快回去。快回去。

丑：不要，我不回去。我已經跟父親約好了，如果不能成為日本第一，即使是死我也不會回去。所以如果寶藏院不收我為弟子的話，我就絕對不離開這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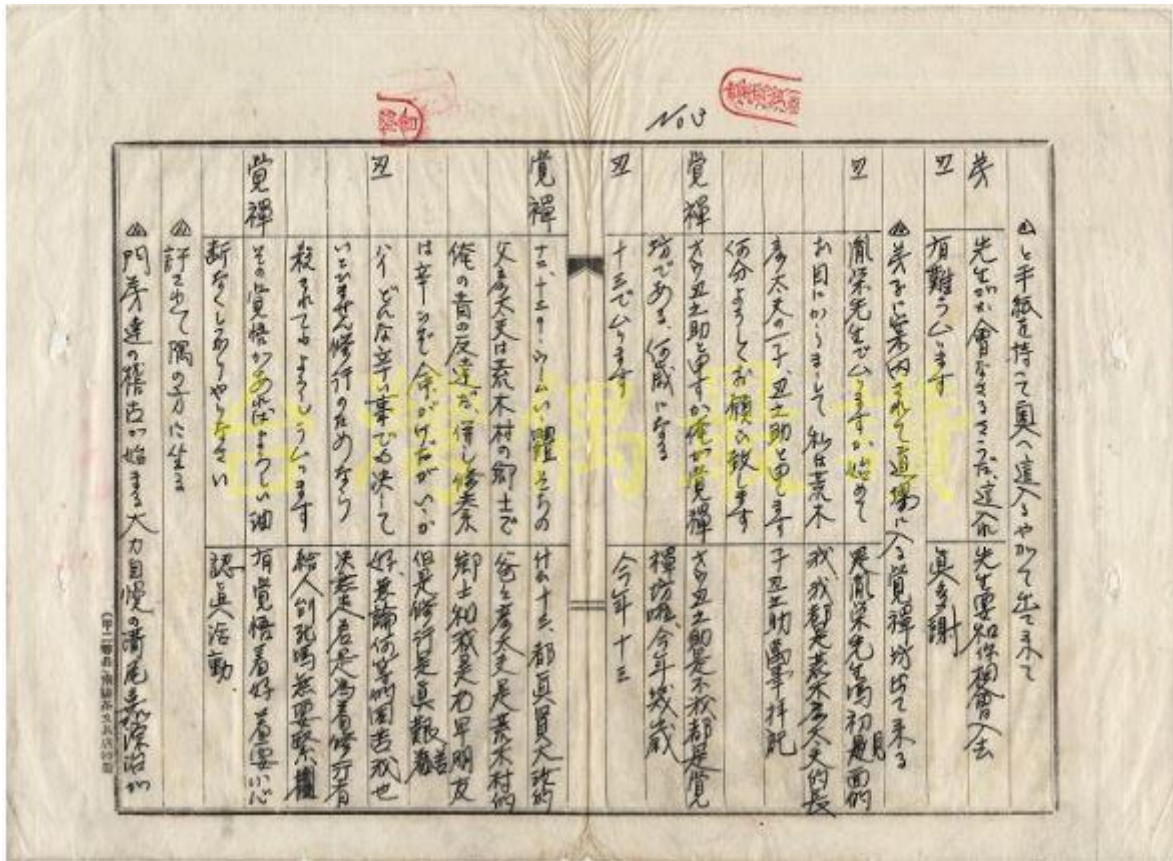
弟：日本第一？！別說大話了。還是快回家吧！

丑：我不要回去……。大叔，用說是說不清楚的，這是我父親的信，麻煩大叔拿給胤榮師父，他就會見我了。見到胤榮師父後，我再來親自拜託他。

▲ 丑之助拚命地想進去。

弟：你在這等一下。唉！真是個固執的小孩。

註一：弟：為弟子之意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一場(續)：

▲ 弟子拿信進去，不久後走出。

弟：師父想見你，我帶你進去。

丑：謝謝。

▲ 弟子帶丑之助進入道館，覺禪老和尚走出來。

丑：請問是胤榮師父嗎？初次見面，我是荒木彥太夫的長子丑之助，請多多指教。

覺禪：你叫做丑之助是吧！我就是覺禪和尚。你今年幾歲啦？

丑：今年十三。

覺禪：什麼，十三了。嗯.....。沒想到都這麼大了。想當年你的父親是荒木村的鄉士(註一)，和我是多年老友了。不過，習武是很艱苦的，即使豁出性命也沒關係嗎？

丑：是！無論多麼痛苦，我都絕對不會放棄。為了習武，即使是被人殺死我也沒關係。

覺禪：有這樣的覺悟很好。記得要認真學習，不要鬆懈。

▲ 覺禪的允許下，丑之助端坐在角落。

▲ 弟子們開始練武。以力氣大而自豪的溝尾嘉源治看到了剛成為弟子的丑之助。

註一：「鄉士」是鄉居的武士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一場(續)：

嘉源治：這個新來的，看起來像個鄉巴佬，頭腦不清的樣子。多少要教他這裡的規矩。喂！新來的！

丑：是叫我嗎？我是剛入門的弟子。叫做荒木丑之助。

嘉源治：什麼！牛？哈哈……！怪不得動作這麼遲鈍。我是溝尾嘉源治，乃寶藏院一等一的豪傑。

丑：我看是一等一的假豪傑吧！

嘉源治：別耍嘴皮子。今天是你這頭小牛的初次練習，就讓我來教你兩招吧！快去準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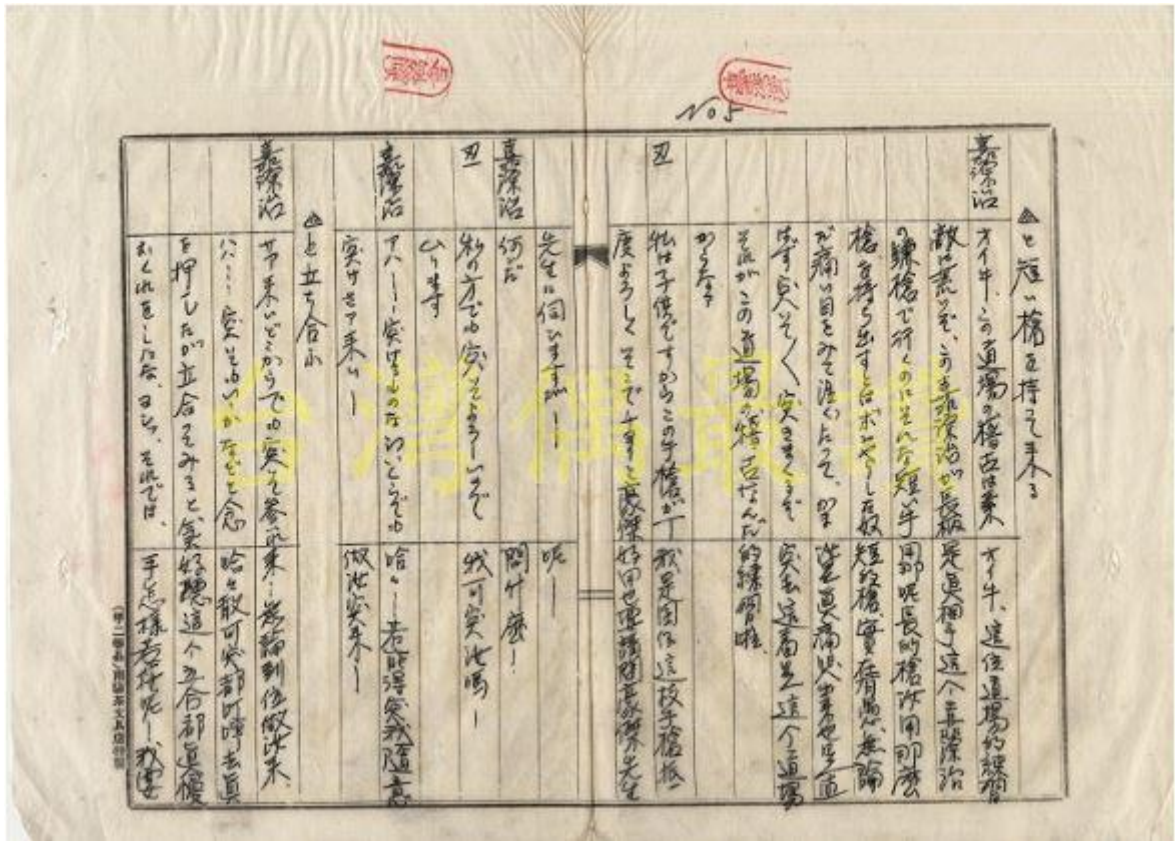
▲ 丑之助準備兵器。

某弟子：溝尾。不要下手太重，對方只是個小孩。

嘉源治：雖說是個小孩，我也不會留情的。準備好了，就上吧！

丑：是。那麼就請多多指教了。

註：日文的「丑」與「牛」發音相同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一場(續)：

▲ 丑之助拿了把短槍過來。

嘉源治：喂！笨牛。這道館的練習是來真的，我拿這麼長的鑷槍，你卻拿這麼短的槍過來，真是個傻子。待會不管你怎麼痛哭，我都會好好地教訓你，讓你嚐嚐苦頭。這就是道館的訓練啦！

丑：我只是個小孩，這短槍用了正合手。但是我有個問題想請教豪傑先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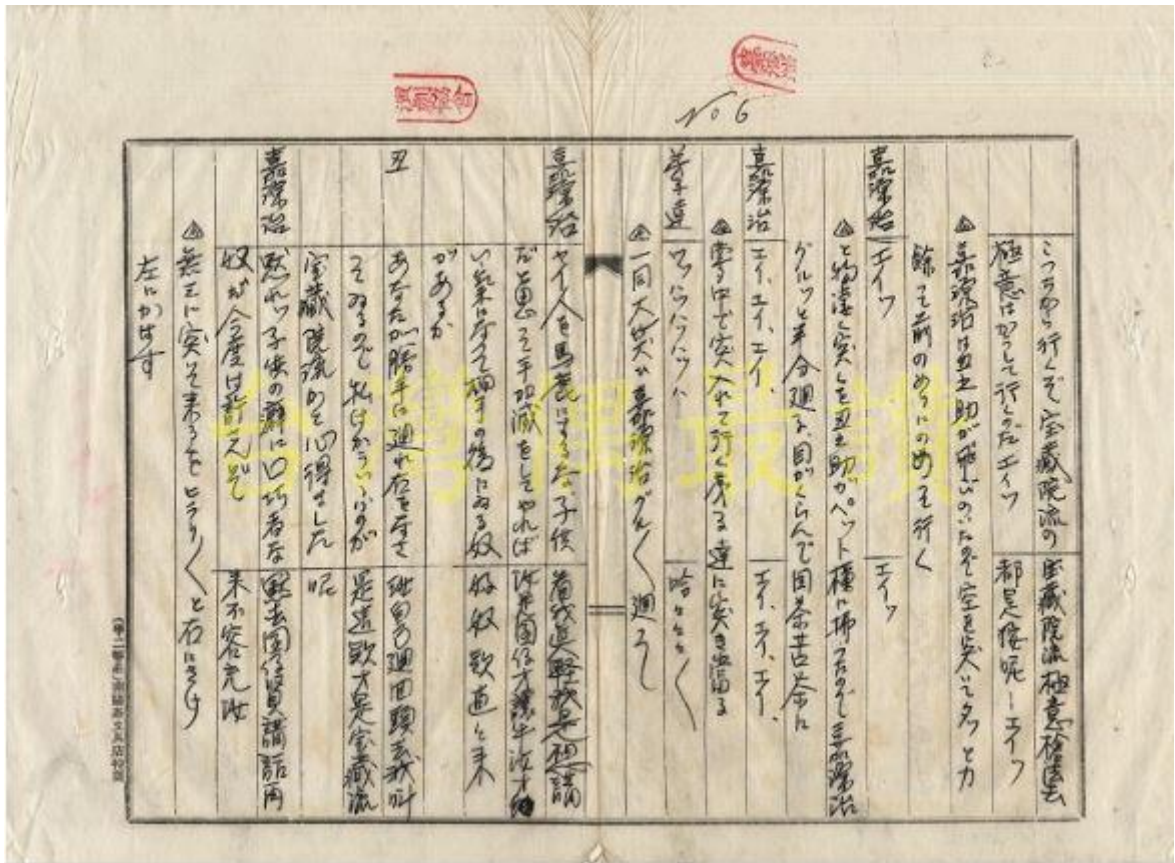
嘉源治：問什麼？

丑：我真的可以刺到你嗎？

嘉源治：哈哈……。傷得了我的話，就儘管來吧！

▲ 兩人持槍相向。

嘉源治：不管哪裡，刺得到我的話，就來吧！哈！別去想能不能夠傷害我這種事情，既然要過招，就別畏畏縮縮的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一場(續)：

那麼我就讓你瞧瞧寶藏院流的厲害，接招吧！

▲ 丑之助往上一躍，嘉源治連忙往前傾，奮力往空中一刺。

嘉源治：喝！

▲ 就在嘉源治猛力一刺之際，丑之助突然從旁絆住嘉源治的腳，嘉源治轉了半圈，感到頭昏眼花，打得是亂無章法。

嘉源治：喝！喝！

▲ 嘉源治不顧一切地往前刺，撞到了弟子們。

弟子們：哈！哈！哈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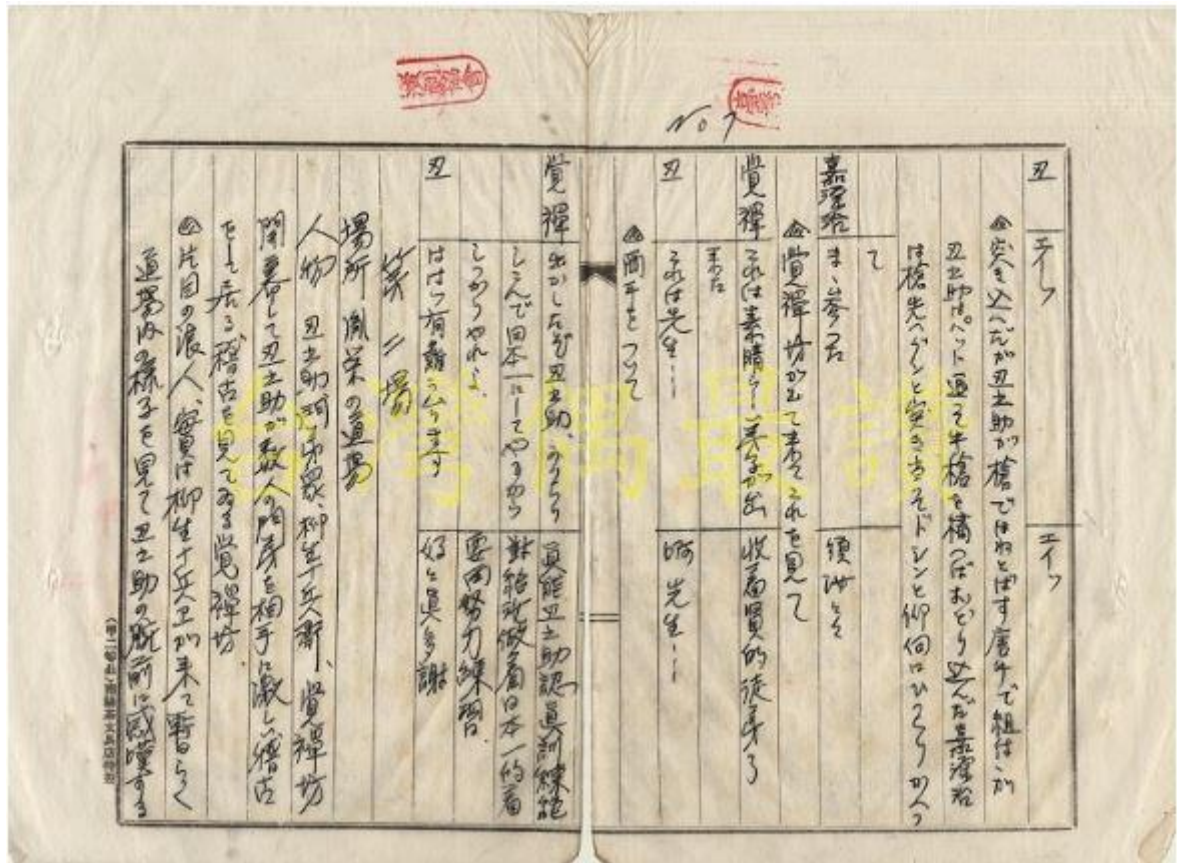
▲ 弟子們大笑。嘉源治還在團團轉。

嘉源治：喂！別把人當傻瓜！我是看你只是個小孩，所以才會手下留情，沒想到你這小子盡耍些爛招數。

丑：是你自己要在那邊轉啊轉的，我還以為這就是寶藏院流的真傳呢！

嘉源治：你給我住嘴！還只是個小孩，就這麼伶牙利嘴的，這次我不會再原諒你了！

丑之助敏捷地閃躲嘉源治的攻擊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一場(續)：

丑：喝！

- ▲ 一陣混亂中，丑之助的短槍飛了出去，他赤手空拳與嘉源治扭打在一起。忽然，丑之助向後退了一步，迅速撿起身後的短槍，作勢攻擊。嘉源治猛然向前殺入，看到槍尖忽現眼前，他收不住勢，撲通一聲，重重跌坐在地上。

嘉源治：我認輸了。

- ▲ 覺禪老和尚走了出來，看到這一幕。

覺禪：終於出現了優秀的弟子了！

丑：啊！師父！

- ▲ 丑之助低頭行禮。

覺禪：真是了不起啊！丑之助。認真訓練一下，你一定能成為日本第一的高手。好好努力吧！

丑：是。謝謝師父。

第一幕 第二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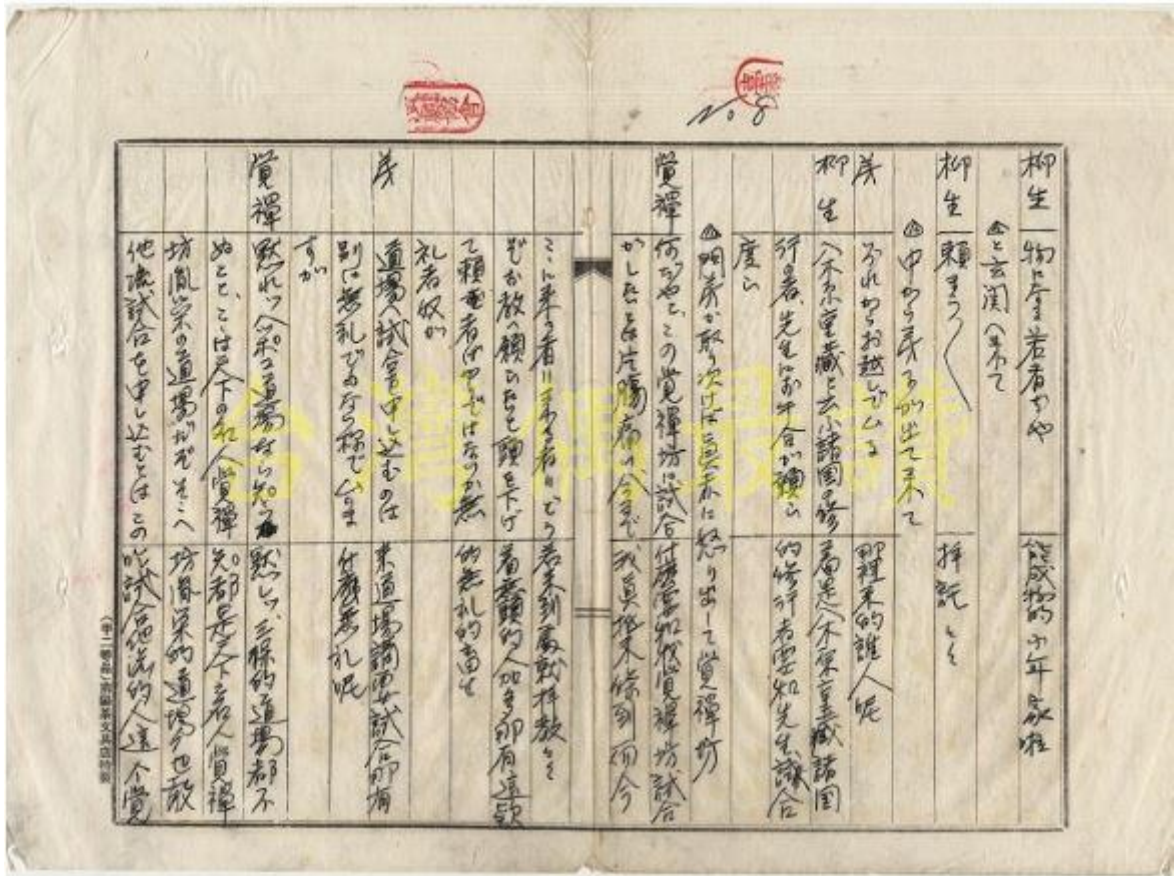
地點：胤榮的道館

人物：丑之助、眾弟子、柳生十兵衛、覺禪和尚

開場，丑之助與數名弟子正在切磋武藝。覺禪老和尚在一旁觀看。

獨眼的浪人(註一)柳生十兵衛造訪寶藏院，稍微看了下道館內的情況，對丑之助的本領大為讚嘆。

註一：「浪人」乃無主的武士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二場(續)：

柳生：這年輕人，非池中之物。

▲ 柳生十兵衛走到大門。

柳生：請問一下。

▲ 弟子從裡面走出來。

弟子：你是誰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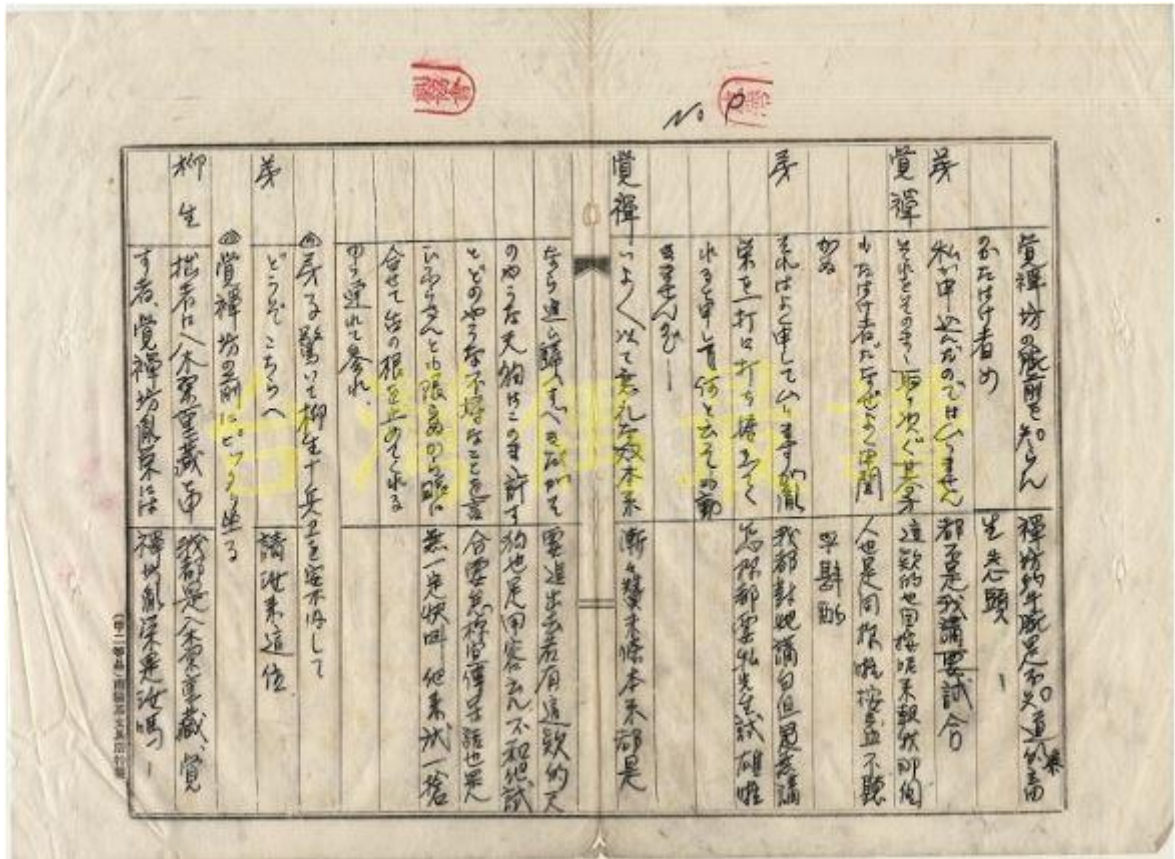
柳生：我是八木原重藏。在諸國遊歷修行，想跟你們師父較量武藝。

▲ 弟子傳達來意後，覺禪和尚震怒。

覺禪：什麼！想找我比試，真是意想不到啊！到這道館的每個人都是拚命拜託我能夠傳授他們武功，怎麼會冒出個這麼無禮的傢伙。

弟：他只是想來比武，也稱不上是無禮吧！

覺禪：住嘴！你這個笨蛋！你不知道這裡是哪裡嗎？這裡是名師覺禪坊胤榮的道館，敢來這裡要求比武，一定是其他流派的蠢才，才會不知道我老和尚的本事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二場(續)：

弟：又不是我說要比試。

覺禪：唉！想來比武的那個蠢才跟你一樣啦！為什麼就是不好好地聽別人的說話呢！

弟：我已經對他好說歹說，但無論如何他都要找師父比武啦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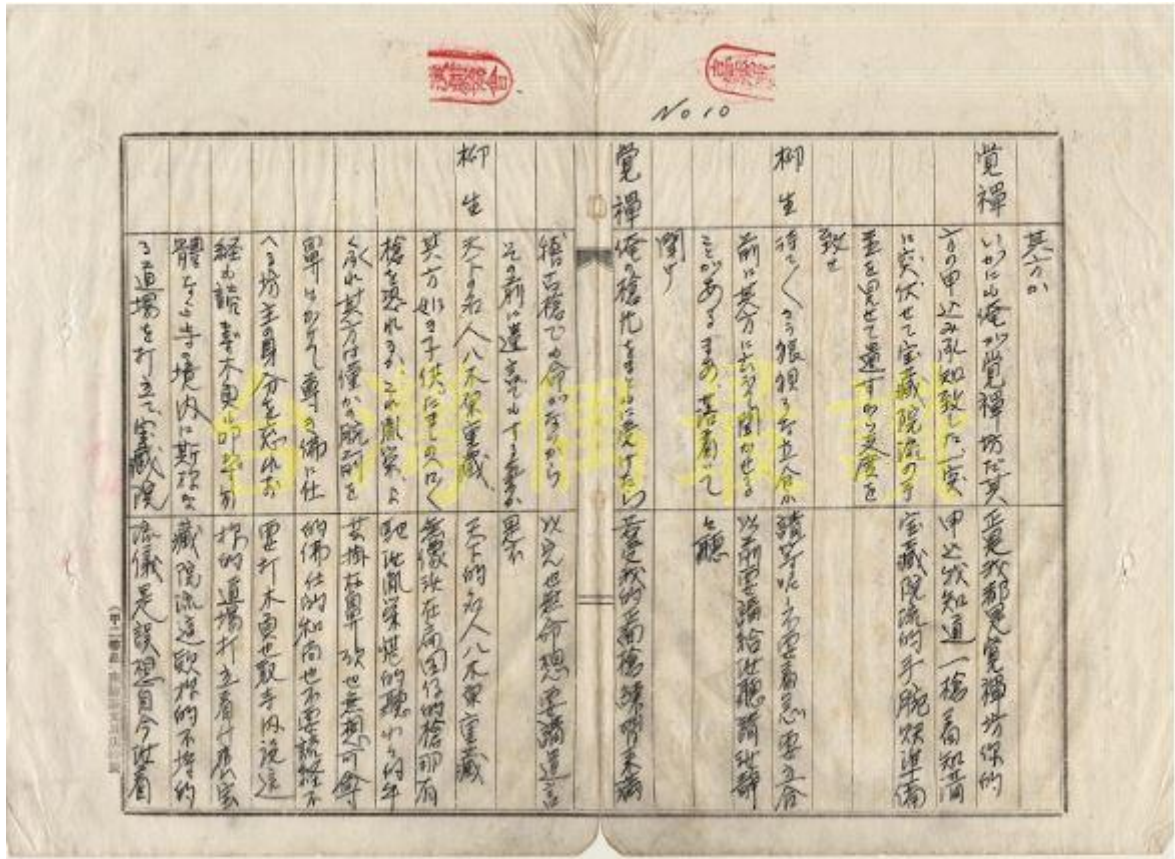
覺禪：真是愈來愈過份！本來想打發他走的，但是像這樣驕傲自大的傢伙，如果我就這樣讓他走的話，難保不會到處散佈我在怕他的謠言。還是讓他吃點苦頭，也好堵住他的嘴。帶他過來。

▲ 弟子慌張地帶柳生十兵衛進來。

弟：請跟我來。

▲ 柳生十兵衛正坐在覺禪和尚的面前。

柳生：我是八木原重藏，你就是覺禪和尚胤榮嗎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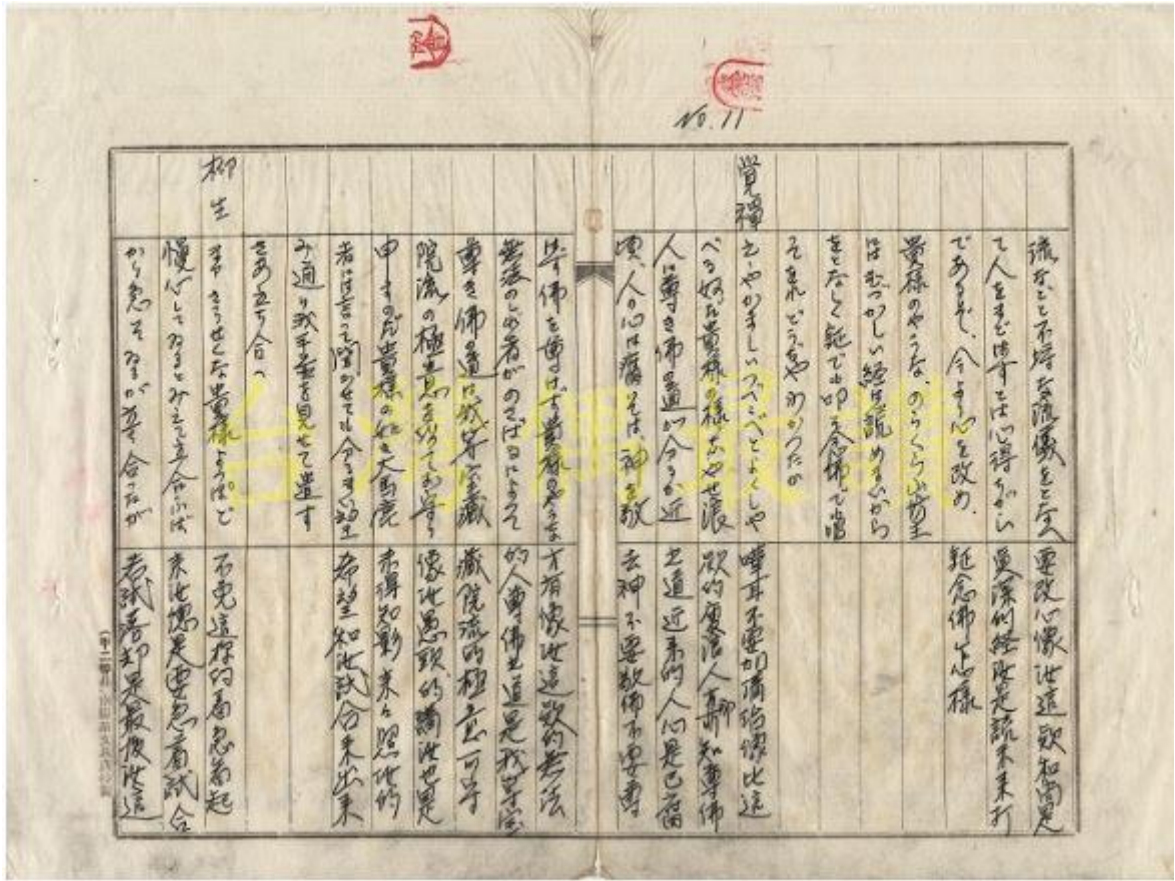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二場(續)：

覺禪：正是。我就是覺禪和尚。我知道你的來意，那就讓你見識一下我們寶藏院流的能耐！出招吧！

柳生：等一下。別急。比武前我有話想跟你說。請你仔細聽。

覺禪：習武還沒出師就來向我挑戰，怎麼？知道會沒命，想交代遺言嗎？

柳生：我乃一代宗師八木原重藏，哪會害怕，你的招數只能唬唬乳臭未乾的小子。胤榮，聽仔細了，憑你小小的本事卻如此的狂妄，忘記了自己侍奉佛祖的本分，明明是個和尚卻不念經、不敲木魚，也敢稱作寺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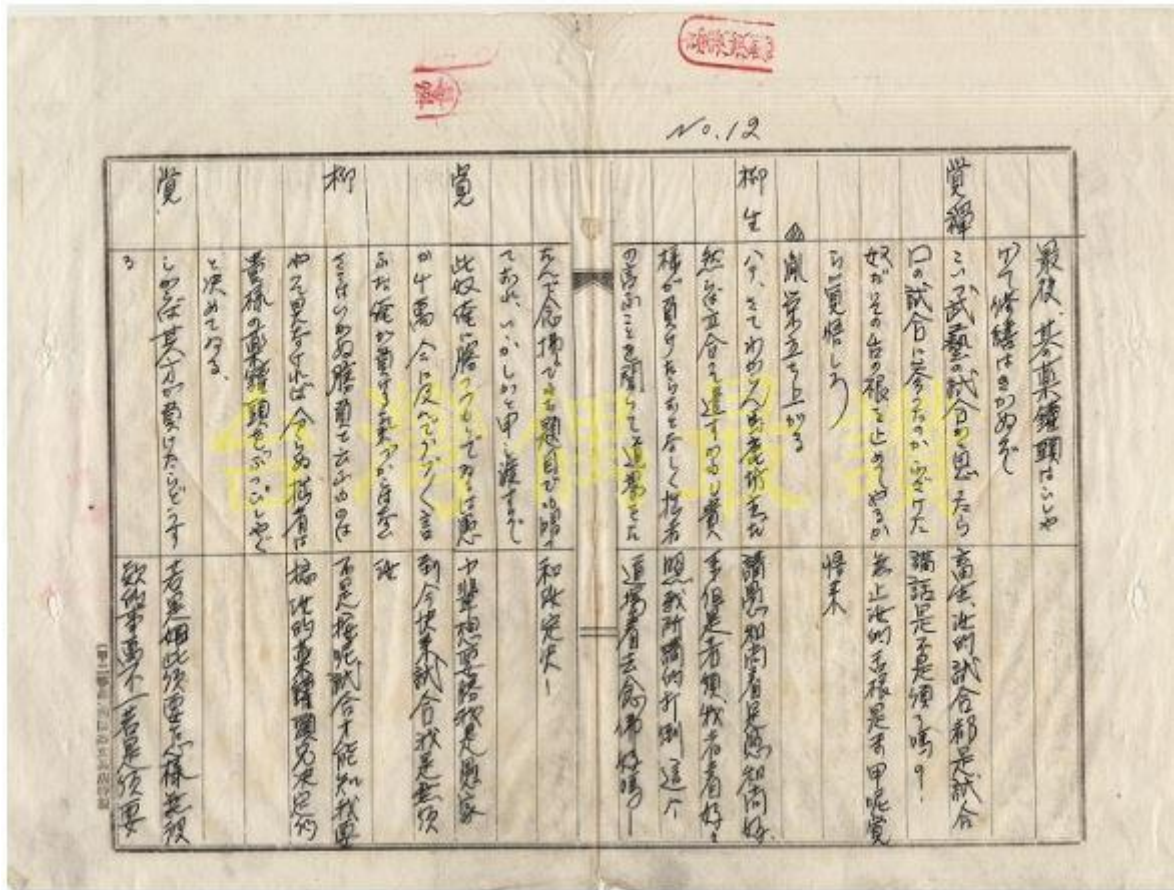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二場(續)：

建立寶藏院流這般蠻不講理的流派，真是大錯特錯！從今起，要痛改前非。不過，像你這樣的野和尚，高深的經文你也是唸不來的，不如就打打鉦(註一)、念念佛，如何？

覺禪：吵死了！真是強詞奪理！你只是個浪人，哪裡會知道尊佛之道。近來，人心腐化，不敬神也不禮佛了，就是因為有像你這樣囂張跋扈的無禮之人當道。尊佛之道是我們寶藏院守護的真髓，解釋給你聽，無疑是對牛彈琴。就如你所願，讓你瞧瞧我的厲害。動手吧！

柳生：等等。別那麼著急。看你如此的急躁，比試的結果要是打扁了你的禿頭，也是沒得醫。

註一：「鉦」是佛具之一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二場(續)：

覺禪：混帳！你以為武藝的比試都是在比耍嘴皮子來戲弄他人嗎？就由我來讓你的舌頭歇一歇。認命吧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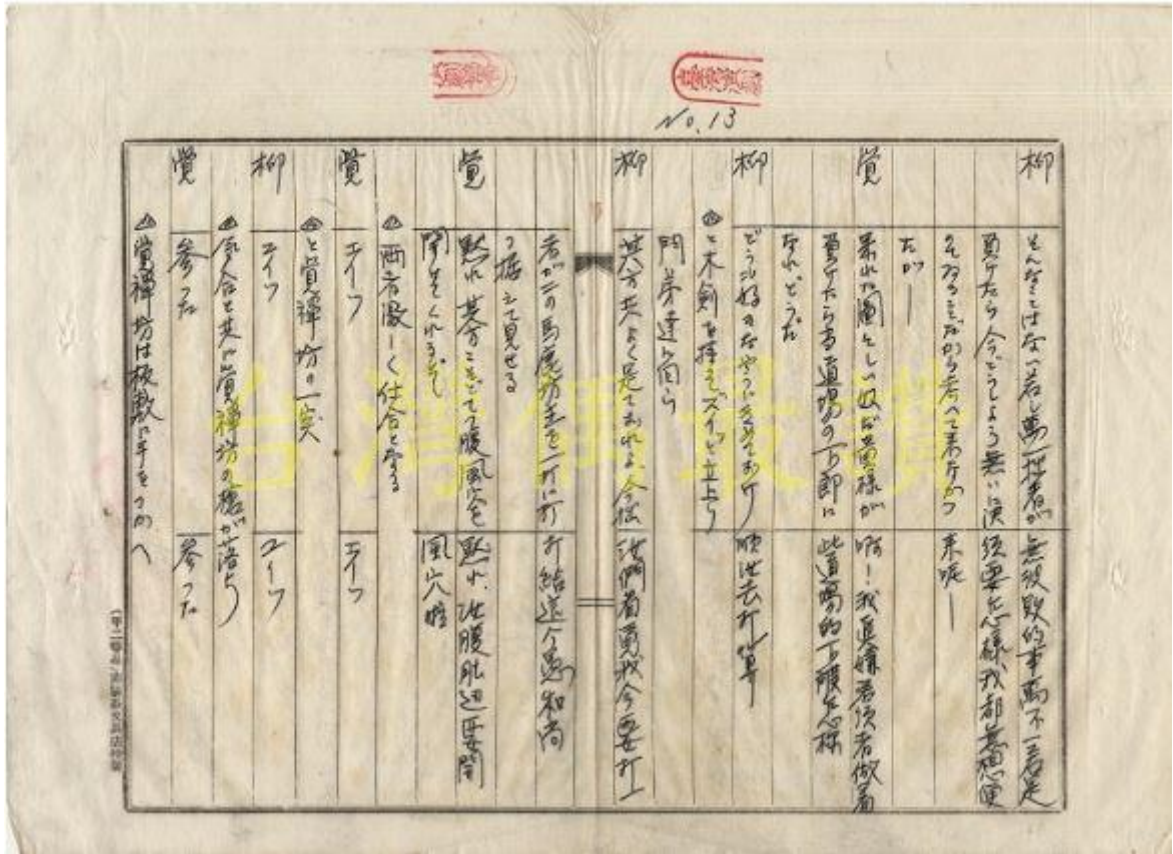
▲ 胤榮站起身來。

柳生：喂！笨和尚！如果你輸了，你就老老實實地聽我的話，把這個道館給關了，整日誦經念佛。就這麼說定了。

覺禪：你這小子想要贏我？！真是愚蠢至極！別再多說廢話了，我是不可能會輸你的。

柳生：哼！不比比看的話，還不曉得誰輸誰贏呢！看我來教訓你這個禿僧。

覺禪：要是你輸的話，又如何呢？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二場(續)：

柳生：不可能發生這樣的事。我從沒想過我輸了後的結果。

覺禪：真是個厚顏無恥的蠢小子！要是你輸了，你就來本道館當個僕役，怎麼樣？

柳生：隨你高興，我都可以。

▲ 柳生十兵衛手持木劍，迅速地站起身來。

▲ 弟子們圍在一旁觀看。

柳生：喂！你們可要看仔細了。我今天要痛打這個笨禿僧給你們看。

覺禪：住嘴！我要給你在肚子上扎出一個窟窿。

▲ 兩人陷入激戰。

覺禪：喝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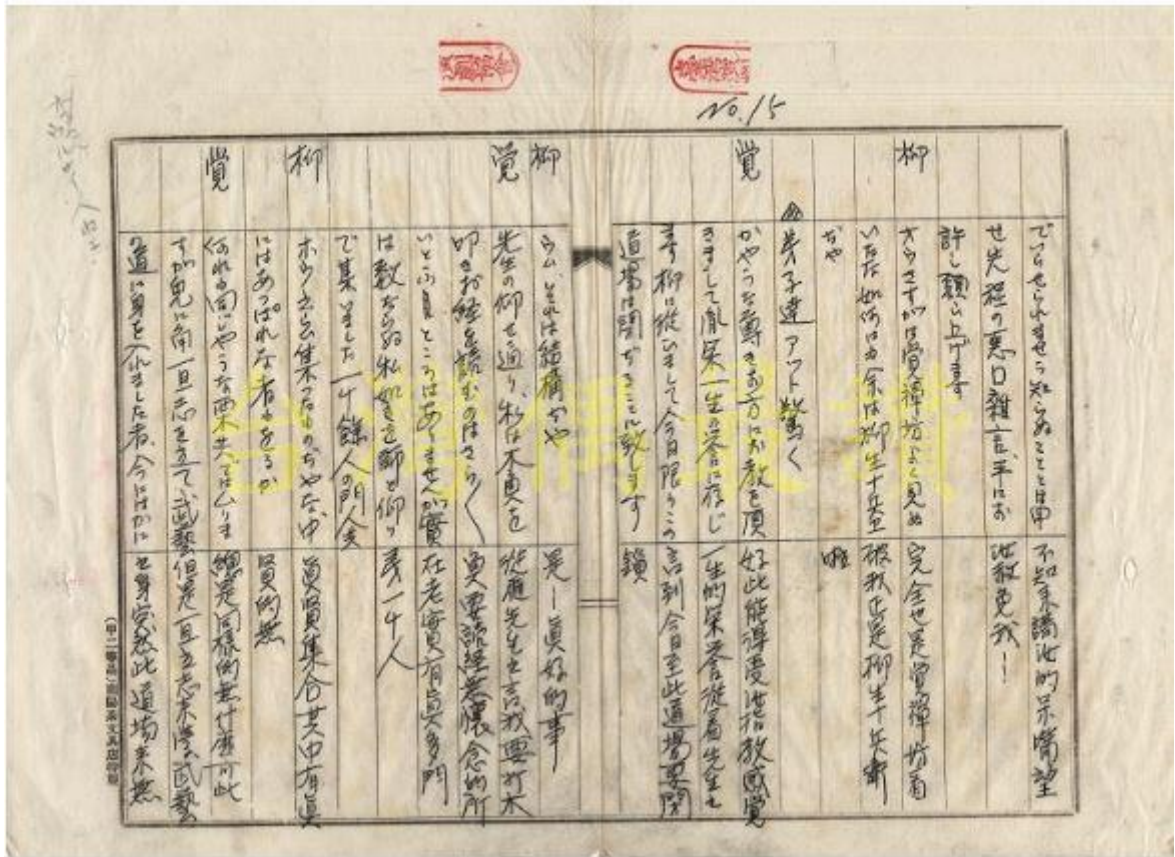
▲ 覺禪往前一刺。

柳生：喝！

▲ 隨著柳生十兵衛大喝一聲，覺禪和尚的槍被打落到地上。

覺禪：我認輸了。

覺禪和尚雙手稱地行禮。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二場(續)：

方才多出言不遜，多有冒犯之處，懇請您能原諒。

柳生：真不愧是覺禪和尚，完全被你識破了。沒錯，我正是柳生十兵衛。

▲ 弟子們大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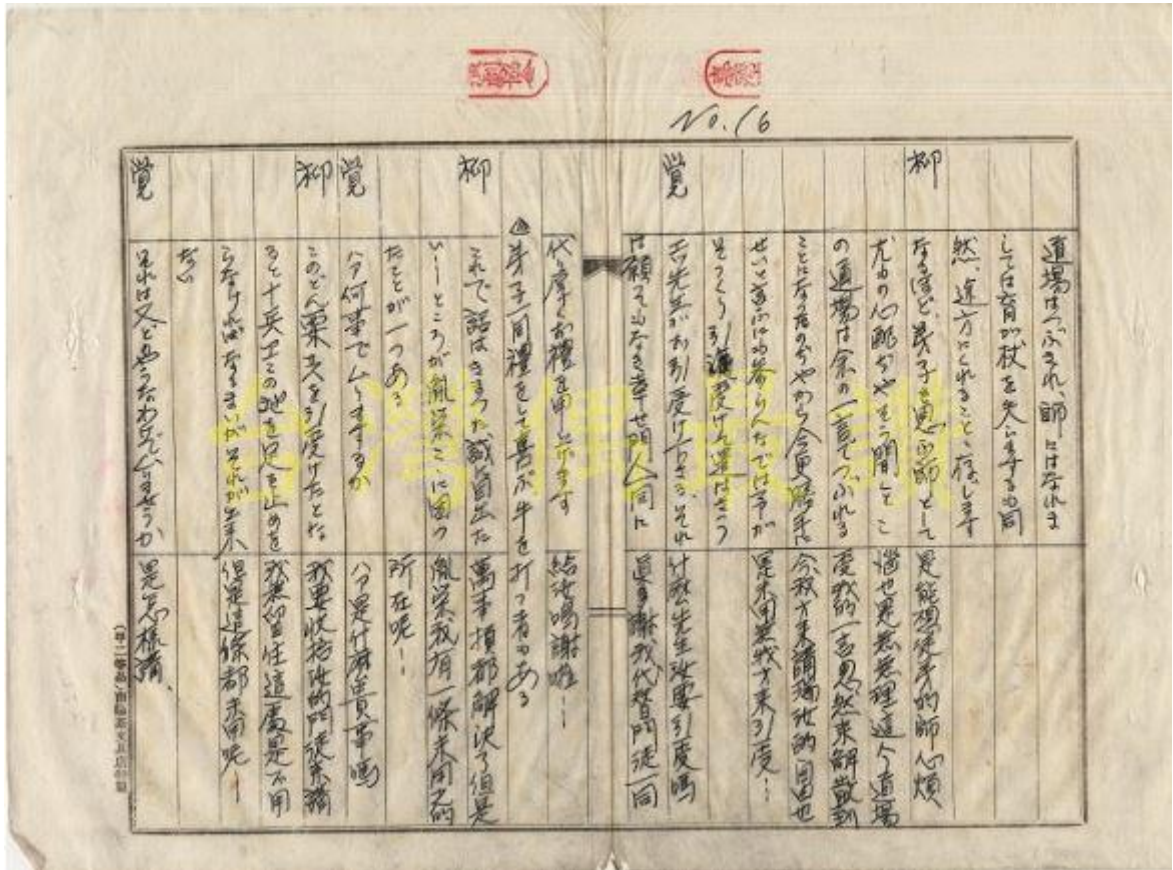
覺禪：能夠領受您的指教是胤榮畢生的光榮。就遵從先生的意思，本道館就在今日閉館。

柳生：嗯。很好。

覺禪：我也會按照您的吩咐，去誦經、敲木魚，了無牽掛。然而，道館中仰賴我為師的弟子約一千多人，該如何處置呢？

柳生：叫他們過來，我要看看裡面有沒有真正有本事的弟子。

覺禪：弟子的程度都差不多，沒什麼好比的。不過，他們好歹也是立志來這拜師求藝的，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二場(續)：

現在突然關了道館，他們就彷彿頓失依靠般前途茫茫。

柳生：的確。身為師父，也無怪會擔心徒弟們的去向。這個道館不能因我隨意的一句話就來解散，既然如此，我就收這些人為徒了。

覺禪：什麼！先生要教導這些弟子，多謝。我代替弟子們先向你道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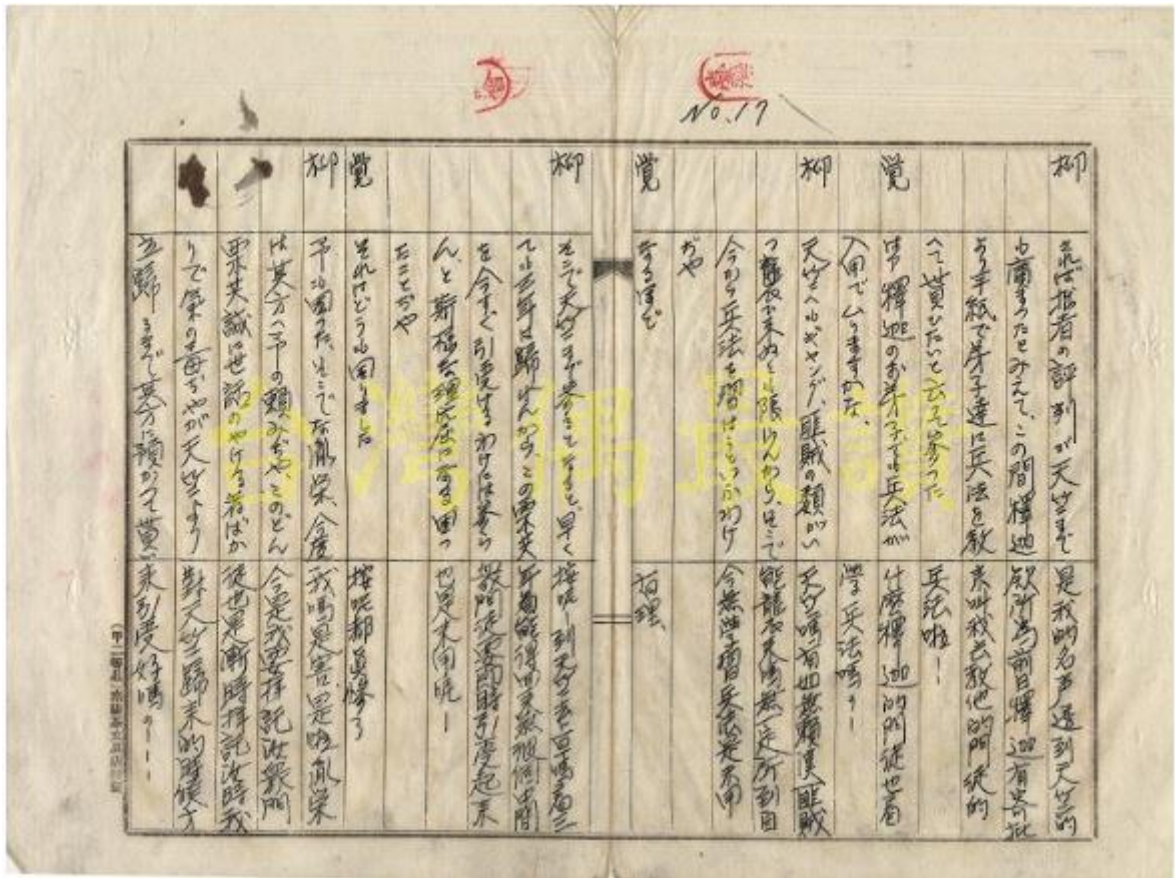
▲ 弟子們一同開心地行禮，有人拍手。

柳生：如此一來，事情就都解決了。不過……，胤榮，我有件困擾的事。

覺禪：請問是什麼事呢？

柳生：要教導這些弟子的話，我必須留在這個道館。可是，現在的我不能在此停留。

覺禪：是什麼原因呢？



荒木又右衛門 第一幕 第二場(續)：

柳生：因為我的名聲已經遠傳到天竺，所以前幾日，釋迦寄了封信給我，希望我能去教他的弟子們武術。

覺禪：什麼！釋迦的弟子們也需要學武術嗎？

柳生：嗯！天竺那也難保不會有些盜賊之類的匪徒侵襲，所以還是必須學習些武術以防身。

覺禪：說的有理。

柳生：因此我必須去天竺一趟，最快也要三年後才能回來。這期間，即使我收這些人為徒，也是無法教導他們。真是困擾啊！

覺禪：這事情還真是有點棘手。

柳生：苦惱啊！……對了！要不然，胤榮麻煩你先幫我暫時照應這些弟子，等我天竺歸來的時候再來收他們為徒。